



世界文藝譯叢
早年的歡樂

斐定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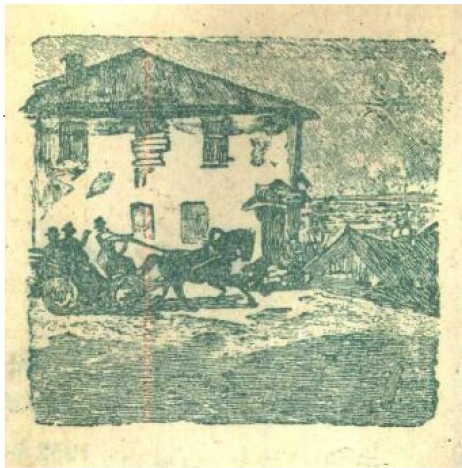
呂天石譯

820(2)
1130

世界文藝譯叢

早年的歡樂

斐定著 呂天石譯



正風出版社印行

3053
381
Konstantin Fedin

Early Joys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0

早 年 的 歡 樂

著 者 斐

定 出版者 正風出版社

上海濱池路100號

譯 者 呂

天

石

出版期

1952年7月滬初版
1952年10月滬三版

~~~~~  
有版權★禁翻印  
~~~~~

書號 (186) 滬 3501-5500

定價頁 (P. 496)



Конст. Клемент

作者原序

當我寫作早年的歡樂和不平凡的夏天兩部小說的時候，我力求完成的那個統一是有變動最多的事象。

這兩部小說有三十多個人物，用不着說，還有那些非重要的角色了。也許不是所有這三十個人物對於整個情節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對於我希望用以構成那個時代的一幅概略的畫子的那些各別的史實，他們是不可缺少的。

我選擇了在道德習慣上、在生活的發展的速度上、在歷史事件的性質和意義上成鮮明的對照的兩個時期，第一個是一九一〇年，是戰前沙皇俄國時候的一個反動時期（早年的歡樂）；第二個是一九一九年，這時內戰正盛，革命以打敗了鄧尼金的白軍，打敗了以英法為首的干涉份子而鞏固了自己（不平凡的夏天）。

我要想從個人的生活描寫兩個世界：垂死的沙皇俄國和上升的蘇維埃國家，這個蘇維埃國家的新的、沒有前例的社會制度打敗了舊的社會制度。

這個歷史的主題決定了每個人物所担负的任務，並且決定了在這些人物之中，哪些人應該在一個既定的時期裏佔有舞台的中心地位。這個歷史的主題又決定了在這兩部小說之中，哪一部應該在讀者心中佔優勢。就深刻和範圍而說，不平凡的夏天勝過了早年的歡樂。

第一部小說，描摹着以首都以外的地方上的生活為背景的一幅舊俄羅斯的道德習慣和日常生活的畫子，這種地方上的生活，差不多在各方面都是被小資產階級社會的古老的傳統弄得荒謬可笑，由於有互相猜忌地保護着沙皇法律的憲兵和國家官吏。地方上的知識份子的生活，被懶惰的夢想，被和改善大眾生活的鬥爭沒有關係的一些晦澀的——雖

然是自命不凡的——討論所佔據。但是這個鬥爭是在進行中。它是看不見的，深深的在表面之下進行着。它依靠着未來。它爲就要來到的那個爭取工人的幸福的奮鬥做好準備。

在想像這幅幾個的畫子時候，我對於沙皇俄國時代的地下工作的革命者自然給與以較小的地位。在那時，革命的勢力差不多完全達到了最高度，俄羅斯的最好的人民不是死亡，便是被迫而把他們的活動掩蔽起來。但是第一部小說的兩個人物把後來在歷史上担任主要角色的那些勢力介紹給讀者。這兩個人之中，有一個是製造金屬物件的工人彼得·芮過新，他參加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作了一個時期的流刑的服役。另外一個是年輕的孩子吉理耳·依斯維可夫，他是一位小學教師的兒子；他代表最進步的人民的革命思想，也具體表現這個全部文藝作品的基本思想。

然後另外一個歷史時期來到了。十月革命摧毀了束縛着俄羅斯的工人和農民的鎖鏈，於是革命者走到歷史的最前行列裏來。

不平凡的夏天這部小說說明着早年的歡樂的主要人物的傳記中的許多詳細情形，並且進一步地發展了一些情節，這些情節要是在第一部小說裏完全進展開來，那便要破壞了這個配景畫的正確性。在第二部小說裏，我插進了一個新的人物，就是杜羅歌密勒夫，我插進這個人物的目的是在給讀者在回想中看到芮過新在沙皇時代所走的道路，並且說明這位職業的革命家所進行的地下工作的範圍，總而言之，是要把在較早的時候隱藏起來，而看不見的東西揭露出來。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動搖了舊世界的基礎。我要想就這個歷史上的大事，在我的一切大小人物心裏所引起的心理變化，表明這件大事的重大性。在第一部小說裏所描寫的那些社會階級，在不平凡的夏天裏也同樣地遇到，不過所處的情況，却是完全不同。

好像是那些人物已經交換了位置：那些受了沙皇時期的法院審問過的人，現在是審問着新的生活的敵人。舊政權

的朝廷官吏躲藏起來，以逃避人民的報仇；蓋兵藏身到黑暗的角落裏去了；商人試把他們從前的剩餘的財富密藏起來；小資產階級服從了不可避免的命運。有些人依照着主義而參加了紅軍，另外一些人由於恐懼而加入了紅軍。有些人看了革命的種種勝利而大爲歡喜，另外一些人站在勝利面前發抖。在喧嘩、吵鬧的聲音之上，可以聽見勝利者的穩固的、有自信的、强有力的腳步聲——就是那些有布爾什維克作先鋒的蘇俄的武裝工人和農民의 腳步聲。

我要想用這部小說裏的各種人物的生活來描摹一九一九年的一幅概略的畫子，在這些人物中，最重要的地位是給與那些建立了未來的人，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創造人。共產黨在打敗反革命上担负了主要的任務，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事實。在內戰最困難的時期，這些人物是依照這個事實而描寫的。這個歷史事實使我們明白那個時代的英雄們對於人民所做的難以估量的貢獻，使我們明白斯大林打敗了鄧尼金的計劃的斷然的重要性，並且使我們知道造成我們的勝利的偉大建築師——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

主題是用依斯維可夫和芮過新兩人表現的——就是這個歷史的主題，這個未來已經變爲現在的主題。但是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並不單單由他們兩人表現出來。這個中心思想也同樣地由安諾其卡——她對於吉理耳的愛情使他和他的生活結合起來——表現出來；由狄必奇——舊沙皇時代的軍官，他後來把他所有的知識和他的能力都貢獻於紅軍——表現出來；由杜羅歌密勒夫，由士兵依巴蒂也夫，由水兵斯特拉司諾夫表現出來。但是更大的部分也許是由不平凡的夏天裏的那些年輕的人物表現出來——就是我以很大的熱愛，專心專意地描摹的那些年輕的孩子。

在企圖從組成一個時代——是對於我們蘇維埃國家的未來非常偉大而重要的一個時代——的那些無數的事象中產生一個統一出來的時候，我是從豐富的生活本身裏得到我的目的和我的靈感，這個生活是有它的多樣性，有它的矛盾，有它的情緒的衝突，有它的快樂，有它的苦痛。

一個大約是九歲的、赤着腳的小姑娘把一個嬰兒在她的膝上輕輕地顫搖着，她摟抱着他，要想用一片包裹在破布裏的、嚼碎而泡濕了的麵包塞住他的那個張得很大的嘴。嬰兒扭扭着，左右轉動着頭，把兩條赤裸裸的小腿縮到肚子上，並且抽搭地哭着。

「啊，別哭吧！」小姑娘最後不高興地破口大罵着，她把嬰兒放在台階的石板上，自己站立起來，把弄皺了的印花布上衣抹平，而後靠在那個屋子的爲太陽曬暖了的牆上，兩手放在背後，好像是說：「你把你自已哭得生病，哭下去吧——可是我連看也不看你一下！」

這是在復活節週的末尾，慶祝已經過去，但是街上的人還有屬於這個春節的一種厭倦和疲勞的情趣，還有對於這個節期已經過去的一點惋惜，並且有一種安慰的想法，認爲真正的末尾也許還沒有來到，可能仍有一次歡鬧的機會呢。從伏爾加河岸下面，升起來一種醉歌的悲哀聲音，飄過那些木屋子的彎彎曲曲的小街小巷；這個歌聲，一時趨於沉寂，一時又冒出來，提得很高，以致其他的一切聲音都顯得微小不足道了——譬如老遠的在河水那邊的那個手風琴和小手鼓的聲音、禮拜堂的混亂的鐘聲、以及來自碼頭上的那些熱鬧的嘈雜的聲音。

道路上撒着復活節的壓碎了的雞蛋殼——有覆盆子的紅色、有天青色、有洋紅色、有由於放在洋蔥裏煮過而有的那種晦澀的黃褐色。好像是大家都已經任意地咀嚼着南瓜子和葵花子。大聲咀嚼着榛實和胡桃，以及舐吸着焦色糖果了。大風把蛋殼和紙頭從那些光禿的鶯卵石子路上吹到路中車道的凹處裏去，最後又把它們沿着磚鋪的人行道吹到路旁的水溝裏去。

小姑娘直向她的面前凝視着。河水正在氾濫，那些沙洲已經淹沒下去了，左邊的草岸看來顯得更近，顏色更濃，

伏爾加的那種混濁的，帶有巧克力和肥料的褐色的河水，從這一岸到另一岸的，被一條活動的日光劈成兩半，這條日光，如同破玻璃一樣地閃着微光。這兒有一種嫩的白楊葉子的氣味，有新鮮的河邊淤泥的氣味，有霉爛的垃圾坑的氣味。蒼蠅一面嗡嗡地叫着，一面碰在牆上而彈回來，好像專是爲了再行停息下來似的。一切的東西都充滿着春天的暖氣，充滿着春天的芳香、春天的聲息、春天的磚鋪的道路上的塵埃，這些塵埃，和這個節期的亂丟的東南，一同在那些爲地面的風所激起的小旋風中渦旋着。

大自然時時經過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是由一種奇怪的有所期望的狀態表示出來，這種有所期望的狀態在周圍一切的東西裏普遍存在着，並且喚醒了人們的情感。春天，它在趕走了冬天之後，滯留了一會兒，好像是在嚐着勝利的滋味似的。它在歡樂了之後，繼續前進。但是這種暫時的停息是迷人的。大自然向着她自己看一看而後說：『我無窮地反復做着同樣的事情，並且再三使我自己更生，這是多麼好的事啊！』

這個小姑娘站在那兒，不知不覺地受了春日回憶的精神的影響。她的兩眼深藍色，有點兒和她的淡黃色的頭髮不調和，她的兩眼很大，但是缺乏在像她這樣年齡的兒童所常有的那種機敏性，因爲這個原故，她的目光似乎是過於集中了。她那大約有一指之長的辮子是用紅綫帶子紮着，她那件有褪色的赤褐色小枝花樣的上衣好像是很整潔。

嬰兒仍在哭叫，並且抽搖地縮起兩隻腿，但是小姑娘仍舊不能把眼睛移開了一個看不見的地方，這個地方雖不包含什麼，但也可能是包括着一切——就是那個歌聲、那些鐘聲、那條偉大的河流、和那個照在河面上的太陽、那些正在發芽的樹林的芳香、以及蒼蠅嗡嗡的叫聲。

她忽然轉過頭來。

馬蹄的滴滴嗒嗒的聲音，和鐵碰在鵝卵石上的一陣陣的吮噓聲，打破了這條寂寞無人的街道上的沉靜。穿上有藍縷縫的網衣的一匹灰色而有斑紋的馬兒正快步走來。一輛有空心橡皮輪胎的馬車的車夫，穿着一件夏天的白色長袖束

腰長衫，他張開着兩隻膀子趕着車子，同時搖動着中部有絨球的那些顫動的藍色繩繩。這輛車子停在站立在台階上的那個小姑娘面前，兩個人走下車來。

第一個下車的人披着一件拴在有獅子頭的扣子的一條金色鏈子上的玄色披肩，戴着一頂有烏鴉翅膀那樣光彩的軟的黑氈帽。他本人的膚色是黑黝黝的，他的上唇上蓄着一撮修剪了的黑如柏油的鬍子。第二個人是無憂無慮的、悠然自得的樣子，穿着一件沙黃色的細絨布夏季上衣，戴着一頂有一條淡紫色絲帶的黃色氈帽。他那柔軟的、自得的、但仍然年輕而且保養得很好的臉子，好像是用顏色筆畫着過色似的，並且有如他的衣服一樣，給人有同樣一種愉快和漂亮的印象。

「好，我們到了，」穿黑衣的那個人用深沉而充滿着熱情的聲調說着。「就是這個地方。」

他們仰着牆門上那個生鏽的洋鐵製的「公寓」的牌子。他們不慌不忙地細看了這所兩層樓的屋子的正面，那個由於雨打而有麻點子的灰泥，那些到處有油灰斑點的、發油光的窗上玻璃，以及那些有破碎的排水管的伸出來的屋簷。

「阿媽，爲什麼你不照料那個嬰孩，」穿着輕外衣的那個人，裝做態度很嚴厲地警告她。「他的臉子發青起來了——他這樣要受傷的。」

「他不會，」小姑娘回答說。「他是十足的一個好哭叫的人，我的小弟弟——自從他出世的那天以來，常是這樣。他們打發我和他一同出來，因爲個個人都討厭他。」

「你的母親在哪兒？」

「在這個公寓裏。」

這個穿着上衣的人眨着眼睛，彷彿有一樣東西刺着他的眼睛似的，他開玩笑地把小女孩的辮子拉一拉，而後問她：

「你的髮帶是誰給你的！」

「媽媽。她有許許多多。她一家一家地收集了一片片的材料，而後做出各種各樣的帶子來。」

「有什麼用？」

「做女人的帽子。她做帽子，在白市卡市場上去賣。」

「他們叫你什麼名字？」

「我麼？——安諾其卡。」

「安諾其卡，你的父親是幹什麼的？」

「他是碼頭上的一個碼頭工人。你們是上等人，是不是？」

這兩個上等人互相使眼色，膚色黝黑的那個人把披肩向後一披，用他那特別充滿熱情的聲調說着：

「挺好的一個小姑娘，不是嗎？真正有趣。」

於是他用他的手指尖子輕輕拍着她的臉頰。

「你的爸爸現在在哪兒？在碼頭上，還是在家裏？」

「我們沒有家。他就在這個公寓裏。是在用睡覺來睡掉他的酒意，很可能是的。」

「亞力山大，我們還是由這一個開始的好，」披着披肩的那個人說。「安諾其卡，帶我們進去見你的爸爸和媽

媽，好嗎？」

他一面把他的飄動的披肩左右擺動着，一面領着路，進入那個公寓，安諾其卡抱着嬰兒在他背後跑着，穿了輕的上衣的那個修飾得很好的男子跟在後面。

那位馬車夫，像一匹馬似的，向他們斜着眼瞟了一下，抬起屁股，從座位下面抽出一把短柄的繩拍子來，而後他

跳下車來，捲起上衣的衣裾，把它們穩當地塞在束帶裏面，而後開始有條理地輕輕拂去這輛四輪馬車的兩翼的灰塵。

二

亞力山大·巴斯圖柯夫年紀還輕，但已經是一個出名的劇作家了，他在一九一〇年的冬天回家到沙拉多夫來要求在他父親去世之後他所應得的遺產，他停留下來，並且和本地戲院裏一個演員艾格爾·巴甫羅威其·慈威杜金做起朋友來。

事實上，並沒有什麼遺產。巴甫羅威其的父親在城裏是一個有名的人物，他過着一種無意義的生活，到處奔走，要想尋找一個機會賺一點兒錢，一時做鐵路上的工作，而後又做電車上的工作。他曾經要出版一種便宜的報紙，甚至以一個憲政民主黨員^①的資格，為第二國會議員的候選人，但是每次都是失敗，他只知道把一件事情做好——就是戴着表示他是出身名門的那頂有紅紐帶的帽子。他不斷地抵押和典當了一切的東西，甚至抵押、典當了從前由鄉下別墅運來的舊式的書房家具。亞力山大·巴甫羅威其只是爲了這些家具才急急忙忙地回到他的雙親所住的地方，而後在那些老房間裏住定下來；在從前，他曾經每天從這屋子去上學呢。

現在，他已經出名了。他的一個劇本正在莫斯科一家戲院裏連演着，另外一個是在聖彼得堡連演着，他已經不把自己作爲在不久之前曾經向女學生求過愛的那個小孩子看待，而是把自己作爲一個新的、能負責的、自以爲了不起的人看待了。因此，當他穿過那些熟悉的街道，或是坐在他父親在裏面曾經咳嗽過、和曾經用喝醉了酒的啞聲咆哮過的那些房間時候，蜂擁而來到他的腦子裏的那些回憶使他感動；於是他心裏老是感覺到有一種跟渴望的愛相似的東西。他贖回了那些家具，叫來一個做家具的匠人，這個匠人把屋子裏弄得充滿着燒着的膠的那種酸味，和便宜的煙的那種

① 憲政民主黨是俄羅斯自由君主主義資產階級的一個主要的政黨。

普通的辛辣的氣味；他繼續地住下去，並不急於到別處去。他要知道：他是不是爲了一種指定的目的而出生到這個世界上來，並且要知道：在一個作家剛剛開始過着辛勞的生活時候，從不可測的高處向他招手的那顆星子將引導他到哪兒去。

並非因爲巴斯圖柯夫對於演員感覺興趣才和慈威杜金結交。他看出艾格爾·巴甫羅威其雖是天生的一個演員——這是大家公認的一個事實——但也是一個有特殊脾氣的人，這種脾氣使得他愛好演劇，有如只在首都以外的地方那樣愛好一般。慈威杜金保存了在院長背後閱讀禁書的一個神學院的學生的熱情，並且把他對於一個名叫梅福代（在戲院裏是担任無趣味的小配角）的同學的持久友誼，從神學院隨身帶到他在裏面已經得到一個立足之地的那個舞台生活上來。但是慈威杜金和那些只顧舞台生活的虛榮和心事而不顧其他一切的演員不同，他是在爲他所不知道的一些更爲高尚的活動範圍裏，在發明上、在自然科學發展的神祕上、在心理學和音樂上、避免自己出名。這些事情都是樸素的趣味，也許在本質上是戲劇性的，但是這個戲院，和舞台上那種日常的工作毫不相同，由於有它的經理，有它的報紙通訊員，有女演員的自負，有對於酒吧間侍者的負債，以及在正廳頭等座位的第二排裏那個區警官的懶倦的煩厭。這好像是一次排演，是在將來一種未知的作品中担任一個非常有趣的角色的一種永久的排演。他如此地試演着的這個角色是出於音樂上和心理複雜的發現，而後實現爲體力、爲筋肉，這些筋肉能够壓倒任何作梗的意志。慈威杜金在幻想中常常遇到一個舉起手來反對他的人，他看到他自己抓住這個壞蛋的手，叫他屈服，或是把他摔在地上，而後把自己的披肩馬馬虎虎地披在一個肩膀上，鎮靜而有威嚴地走過去。究竟這人是誰，何以來攔阻他，慈威杜金並不知道，他也不慢慢兒地想——他已經勝利，已經使他的敵人屈服，因此，他繼續前進，發明一種東西——也許是翅膀——或者是練習着小提琴。

慈威杜金按照自己的特別辦法，考察這個真的劇院，甚至考察到售票處的「賣完」的佈告，和在舞台背後的提辭

人。他認為觀眾只能感覺到演員自己已經經驗過的那些情感。老演員却譏笑他，說他已經感染了莫斯科時興的史坦尼士拉夫斯基①的風氣；依照這些老演員的意見而說，凡是適合於莫斯科的東西，並不適合於莫斯科以外的地方，因為在這些地方，當看戲的人情願有烈情而不要溫情。

慈威杜金這次到這個公寓裏來，為的是要研究『典型』，因為劇院正在排演着高爾基的底層②，而且他們——就是在俄羅斯文學裏大大流行了十多年的那些真實的、生氣勃勃的流浪者——在什麼地方能比在伏爾加河邊更為顯眼呢？但是這個意見在劇院却受到了輕視。

『你要把一個演員訓練成怎樣呢？』那個悲劇演員問着。『你看到過我扮演李爾王③嗎？那麼，你瞧怎麼樣！在我扮演了李爾王之後，馬理厄斯·馬理厄梭維其·卜鐵帕斯吻着我。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假如我能扮演皇帝，我總不能扮演一個衣服破爛的人或是甚麼人嗎？艾格爾，在這一點上，你是弄錯了。聽任那些報紙通訊員走到小酒食店裏去，研究生活的實際情況吧。演員的靈魂裏有個祭壇，懂得嗎？別給生活的污穢弄髒了它。藝術劇院的熱狂使你不安。你到了那兒——你甚至不刮去你的鬍子，模倣着史坦尼士拉夫斯基。可是你曾經想到藝術劇院的家伙何以到基特羅夫市場去研究那些流浪的人嗎？因為他們在必須為那些高等知識分子演戲的時候，便害怕起來了。他們知道，這些高等知識分子也許去看一看把那些流浪者表演得是否很適當，可是我的意思是：這麼表演着，使那些流氓要到戲院裏來看一看他們是否接近我的標準。艾格爾：我是為了頂層樓座④的客觀而演戲，並非是為了那些高等知識分子。』

①蘇聯名導演（1863—1938），在1898年和劇作家丹欽柯（1838—1913）創辦莫斯科藝術劇院。

史坦尼士拉夫斯基曾作歷史劇沙皇斐多爾。

②高爾基的一篇戲劇名。

③英詩人兼戲曲家莎士比亞（1564—1616）的一個戲曲名李爾王。

④戲院中票價最廉的座位。

『你的方式是舊的，』慈威杜金說。『現在我們必須用不同的方式來演戲。』

『爲什麼呢？』

整個戲院子的人都在問着這個問題——爲什麼呢？從這上面會有更大的售票收入嗎？沒有人知道的。演員們會更受大眾歡迎嗎？關於這個，也沒有一定的。會更容易生活嗎？這又是另外一個大問號。那麼，何以做那些爲人家毫不知道的事情呢？

『必須去尋找的』，慈威杜金要他們把這話牢記於心。

『這是智慧，』那個悲劇演員常這麼說。『可是，在你自己的心裏去找。一切的東西都在裏面。兄弟，甚至是天堂。而你呢——你甚至找不到一個流浪的人。』

於是慈威杜金把他的心思告訴了巴斯圖柯夫。

『也是個很好的主意，』巴斯圖柯夫說着，他加思索，僅對他的朋友作一番更爲仔細的考察。『我們去吧。那麼我們可以吃午餐。有蘿蔔，以及任何屬於蘿蔔的東西。』

『我要使梅福代對於這事高興起來，他將佈置這事，』艾格爾·巴甫羅威其愉快地應答着，『他住在這個公寓附近。我們馬上就動身吧！』

三

這兩個訪客走上了第二層樓之後，便到了設備着密接的一排排椅床兩用的床鋪的一個大房間裏。安諾其卡繼續對着一個把較遠的一角隔開的粉紅色印花布帘子那兒跑去，而後突然藏在帘子背後去了。慈威杜金和巴斯圖柯夫有趣地向着他們的周圍觀看着。

房間很亮；那些窗子——顯然是爲了這個佳節而弄得乾乾淨淨——透露出有白雲掠過的一片廣闊的天空，和跨過伏爾加河的兩岸的那條草徑。然而白日的陽光並不使這些貧窮的巢窟添上生氣，而是更加不寬恕地曝露了它們的污穢，和那個顯然是緩和了的不整潔——就是一堆破布、一隻兩邊凹陷的提水桶、以及堆在角落裏的那些水盆。很明顯，這些東西雖然受到輕視，然而需要的；少了它們是不行的。

窗旁坐着一個穿着一件寬鬆的襯衫狀的上衣的婦人，她是在仔細地梳頭，她那油光光的、淡褐色的頭髮下垂到她的兩膝。在另一個窗子下面，有一個穿破衣的人伸開四肢地臥着睡，他發出尖銳的鼾聲，他那全有黃色老繭皮的赤裸裸的兩腳和手掌張開着。他的頭是用一件破爛的背心遮蓋着——顯然是爲了防備蒼蠅的。

「造物主，」巴斯圖柯夫說着，同時從容不迫地用眼睛打量了他一番。

「我們來得時候不巧；空了，」慈威杜金說。粉紅色印花布帘子上的一個細長的裂縫驚慌地張開來，一隻眼睛閃爍了一下便不見了。慈威杜金站在帘子前面，臉上露着相當的微笑，他無聲地輕輕敲着那個飄動着的印花布，好像把它當作一扇門看待似的。

「我們可以進來嗎？」

一個矮小的，大眼睛的女人站在一隻洗衣盆面前，她正在把她那被水浸皺了皮的、紅裏帶白的手指在她的潮濕的裙子上揩着；這個洗衣盆子，在一頭是充滿着肥皂水泡，另一頭是一堆顏色不同的剪剩的碎料。在她身旁，安諾其卡用力搖着她那仍在叫號的小弟弟所睡的搖籃。一個貌似參孫的男子，胸脯子和兩肩都很寬闊，但是軟弱無氣力，他抬起身子，用一隻手拐子支着，把一隻腿提來提去地懸掛在那張椅床兩用的床鋪的邊上，對着這兩個闖進來的不速之客皺皺眉頭。他全身是毛；他那漂亮的起波紋的頭髮，下巴上的捲曲的鬚鬚，和上唇上的鬚子，因爲有從窗子而來的

光線照穿着，現出亞麻色的顏色，並且很爲美觀，同時又隨着每次的深呼吸而動着。

『你們來看我們的嗎？』那個婦人問着。

『是的，容許我……』慈威杜金說着便舉起他的帽子，曝露出和他的帽子有相同的烏鴉翅膀的光彩的那個厚密的頭髮來，所以好像是他只是把一頂帽子換了另外一頂帽子似的。『我們——呃——要和你們結識。是順便來訪問的，看一看你們的生活過得怎樣。』

『先生們，抱歉得很，沒有地方請你們坐下來了。除非，或者請你們坐在這兒，』那個婦人着了慌，她用她的裙子揩着那個床鋪的邊緣。

『移動一下你的腿，好嗎？』她向那個男人說着。巴斯圖柯夫朝着那個角落張望，突然嘴裏喘着氣，好像是在蒸汽浴中一般，他以漫不經心的冷淡的態度說着話，這種態度表示他一生中早已知道這個角落和這些人，並且和他們最爲要好呢：

『這兒的空氣是很悶人的，是不是？足以悶死人的。』

『是的，你知道，在他們打開了窗子，把它們弄乾淨時候，個個人都着涼了，可是現在他們却怕隙縫風了。這些人都傷風，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病或甚麼病。不論夏天和冬天，我們都生活在污濁的空氣中。』

『你們來是要滿足你們對於貧窮的好奇心，是不是？』那個男子突然啞聲地問着。

『是的，我們要看一看人民的生活的狀態和情形。』慈威杜金死板板地回答着，他竭力要使他的回答聽來很周到。

『假使那樣，那麼容許我介紹鐵空·巴拉布京一家的人，』那個男人以粗啞的聲音說着，他並不改變他的姿態，只不過搖動着穿了闊如裙子的手織的藍褲脚的那條腿，和穿了級木皮所製的、用帶子紮着的一隻革鞋的那隻脚。『巴